



第十一辑 · 二〇一四

天主教研究论辑

JOURNAL OF CATHOLIC STUDIES

北京天主教与文化研究所◎编

赵建敏◎主编

北京天主教与文化研究所◎编

JOURNAL OF CATHOLIC STUDIES

天主教研究论辑

(第十一辑·二〇一四)

赵建敏◎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主教研究论辑. 第11辑: 2014/赵建敏主编.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154-0586-5

I. ①天… II. ①赵… III. ①罗马公教—文集
IV. ①B97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4487 号

出版人 周五一
策划编辑 任小平
责任编辑 任小平 李 森
责任校对 康 莹
装帧设计 当代永佳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264 66572132 66572154 66572434 66572180
市场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9 印张 2 插页 328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天主教研究论辑》丛书学术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 王晓朝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尤西林 陕西师范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任延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汤开建 澳门大学历史系
陈村富 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
何光沪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李向平 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
杨慧林 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教学研究中心
林金水 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顾卫民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彭小瑜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天主教研究论辑》丛书编委会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 王玉鹏 王利民 白虹 乔卞云 陈开华 陈志雄 陈宾山 杜海龙
李景玺 李腾 杨晓亭 芮欣 徐宏根 焦艳明 谭立铸 赵建敏

编辑人员：宋福岚 王秀凤

英文审编：Eamonn O'Brien

序 言

《天主教研究论辑》第 11 辑出版了。

这是一种“新瓶装陈酒”的开始。这也是我们对本次论辑的整体设想。“新瓶”，是我们请出版社在封面设计和版式设计上都做了更新，期盼着以更具现代特色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我们希望，全新的现代特色设计能给读者带来一种“食欲”，享用精神文化饕餮大餐的一种食欲。

然而，这“新瓶”里所装的还是“陈年老酒”。“陈年老酒”就是过去 10 辑《天主教研究论辑》的延续。这延续既是在学术水平上的，也是在内容分类和重点上的。

2004 年 9 月的第 1 辑创刊，是北京天主教与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当代天主教与文化”（2002 年）和“当代天主教与伦理道德”（2003 年）两次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集。

此后的第 2、3、4、5、6 辑，连续介绍了当今天主教的一些著名神学家，期望能对当今天主教的神学进展有个概要性的览胜。

第 7 辑（2010 年）的出版正值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我们特意开辟“利玛窦研究：纪念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的栏目，并以三分之一强的篇目构成本次论辑的特点。

第 8 辑可以说是对过往栏目的补充拾零。

第 9 辑（2012 年）时值梵二会议召开五十周年，我们以论辑三分之一的篇幅纪念梵二会议的召开，并希望这些文章能有助于读者对梵二会议的来龙去脉有个概览。

第 10 辑的出版，我们一方面对前面所有文章做了两个总目录（论文总

目录和作者总目录），以方便读者查阅；一方面我们以所遴选的8篇文章（占所有篇目的三分之一）特别探讨了科学与宗教的身份、职责、功能和两者的关系。

自2008年开始举办“天主教研究青年学者论坛”以来，我们即在已经出版的论辑篇目中保留了约三分之一的空间给青年学者们，让他们一展研究的才华。论辑的第11辑，我们依然为青年学者们保留了这个舞台。期盼着他们无论是参加论坛，还是直接投稿，都可以在这个舞台留下他们的足迹。本次的论辑，我们以哲学与神学为主题，以论辑三分之一强的篇目集中在哲学与神学关系的现代研究上。我们相信，这些篇目一定会给有兴趣的读者带来新的视野和思考。

此外，自本次论辑开始，我们也重新组成了编辑委员会，以强化论辑的编辑工作。对本次论辑的出版，我们也特别感谢当代中国出版社和英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大力支持。

赵建敏

北京天主教与文化研究所

目录

序 言	赵建敏
天维显思：哲学与神学	001
信仰、理性和想象：	
21 世纪的神学与哲学研究 / <i>John Milbank</i> 著 白虹译	002
当代哲学与天主教神学 / <i>Ermis Segatti</i> 著 王莹洁译	017
托马斯哲学思辨方法在当代	
是否依然适用？ / <i>Gerald A. McCool, S.J.</i> 著 周爽译	043
宗教信仰和启蒙理性：	
彼此互助共赢？ / <i>Martin Moors</i> 著 邱羽译	053
神学与哲学中的智慧和信仰 / <i>Simon Oliver</i> 著 李腾译	070
基督论、公共神学与托马斯主义：德·吕巴克、	
巴尔塔撒与默里 / <i>David L. Schindler</i> 著 黄凰译	084
吉尔松和《永恒之父》通谕，以及 21 世纪	
天主教哲学 / <i>Desmond J. Fitzgerald</i> 著 周爽译	098
马里坦和罗纳根	
论天主和人的自由 / <i>David B. Burrel, C.S.C</i> 著 周辉译	104
天主教传统中的悖论思想 / <i>Herman De Dijn</i> 著 芮欣译	112
阿道夫·盖塞的超验论 / 乔卞云	129

当代宇宙论、形上学与创造论 / William E. Carroll 著 高凌霞译	148
神学的知识性问题：真理与对话	
——纪念梵二公会议召开五十周年 / 谭立铸	156
贡天成命：天主教著名神学家研究	167
若瑟·拉辛格与梵二大公会议 / 李景玺	168
纽曼的教义发展理论及其影响 / 王玉鹏	180
振古如兹：基督宗教的历史研究	195
天主教东蒙古教区初探 / 刘春子	196
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天主教会研究 / 李晓晨	203
民国元年《圣教杂志》的公民教育工作 / 白虹	220
欧洲的中世纪不黑暗	
——以中世纪大学和中世纪科技史为例 / 曾铁	230
协和万邦：宗教对话，文化交流理论研讨	247
天主教在华高等教育事业研究	
——以天津工商大学为例 / 赵天鹭	248
简论伊拉斯谟的绝对和平主义与时代 / 黄丁	265
严复论宗教——一种宗教哲学的视角 / 刘鹤亭	273
朝鲜燕行使笔下刘松龄的形象及其嬗变 / 韩二帅	280
征稿启事	295

Preface	<i>ZHAO Jianmin</i>
Tian Wei Xian Si: Studies in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001
Faith, Reason and Imagination: the Study of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in the 21st Century / <i>John Milbank</i> , Tr. <i>BAI Hong</i>	002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and Catholic Theology / <i>Ermis Segatti</i> , Tr. <i>WANG Yingjie</i>	017
Is Thomas' Way of Philosophizing Still Viable Today / <i>Gerald A. McCool, S.J.</i> , Tr. <i>ZHOU Shuang</i>	043
Religious Faith and Enlightened Reason: Is there a Way to Appease a Disturbed Partnership? / <i>Martin Moors</i> , Tr. <i>QIU Yu</i>	053
Wisdom and Belief in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 <i>Simon Oliver</i> , Tr. <i>LI Teng</i>	070
Christology, Public Theology, and Thomism: de Lubac, Balthasar, and Murray / <i>David L. Schindler</i> , Tr. <i>HUANG Huang</i>	084
Gilson, Aeterni Patris and the Direction of Twenty-First Century Catholic Philosophy / <i>Desmond J. Fitzgerald</i> , Tr. <i>ZHOU Shuang</i>	098
Jacques Maritain and Bernard Lonergan on Divine and Human Freedom / <i>David B. Burrell, C.S.C.</i> , Tr. <i>ZHOU Hui</i>	104
Catholic Tradition: Custodian of Paradox / <i>Herman De Dijn</i> , Tr. <i>RUI Xin</i>	112
The Theories of "Transcendencia" according to Adolphe Gesché / <i>QIAO Bianyun</i>	129

Thomas Aquinas on Creation and an Eternal Universe / <i>William E. Carroll</i> , Tr. <i>GAO Lingxia</i>	148
Knowledge Question of the Theology: Truth and Dialogue—Commemorate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Vatican II / <i>TAN Lizhu</i>	156
Gong Tian Cheng Ming: Studies on Christian Theologians	167
Joseph Ratzinger and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 <i>LI Jingxi</i>	168
John Henry Newman’ s Development of Doctrine and its Significance / <i>WANG Yupeng</i>	180
Zhen Gu Ru Zi: Studies on Christian History	195
A basic Study of the Catholic Diocese of the East Mongolia / <i>LIU Chunzi</i>	196
The Study on the Catholicism in Hebei Provinc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 <i>LI Xiaochen</i>	203
The Civic Education of the Catholic Journal in the First Reign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1912) / <i>BAI Hong</i>	220
Medieval Europe is not a Dark Middle Ages / <i>ZENG Tie</i>	230
Xie He Wan Bang: Religious and Cultural Dialogue	247
Higher Education by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 <i>ZHAO Tianlu</i>	248
Erasmus and his Absolute Pacifism / <i>HUANG Ding</i>	265
Yan Fu on Religion / <i>LIU Heting</i>	273
Hallerstein’ s Image and its Transmutation Depicted in Yanxing Records Written by Korean Envoys / <i>HAN Ershuai</i>	280
Invitation to Future Contributors	295

天维显思：哲学与神学

信仰、理性和想象：21世纪的神学与哲学研究

当代哲学与天主教神学

托马斯哲学思辨方法在当代是否依然适用？

宗教信仰和启蒙理性：彼此互助共赢？

神学与哲学中的智慧和信仰

基督论、公共神学与托马斯主义：德·吕巴克、巴尔塔撒与默里

吉尔松和《永恒之父》通谕，以及20世纪天主教哲学

马里坦和罗纳根论天主和人的自由

天主教传统中的悖论思想

阿道夫·盖塞的超验论

当代宇宙论、形上学与创造论

神学的知识性问题：真理与对话——纪念梵二公会议召开五十周年

信仰、理性和想象：21 世纪的神学与哲学研究

□ John Milbank 著 □ 白 虹 译

Abstract: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for the study of theology is changing drastically. Traditionally theology has been studied as a vocational discipline, subsequent to the undertaking of other studies, in different fields. Characteristically, this has encouraged the view that one undertakes first of all secular studies, guided by the light of reason, before turning one's mind to the higher matter of reflection upon revelation. A corollary of this is that one first of all deals with what is ultimately the classical (Greek and Roman) legacy before turning one's mind to the Biblical (substantially Judaic) inheritance.

神学研究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神学生被当作一种圣召训练，在其他的研​​究之上，在另外的领域里进行研究。这一点典型地表现在，它鼓励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一个人在将其心智转向思虑更高的事物之前，他首先应该在理性引导下处理世俗的学问。这一点的必然结果就是，在将其心智转向圣经（本质上是犹太的）传承之前，一个人首先要处理原本为古典（希腊和罗马）的遗产。

这一范式随后与基督宗教文化在雅典与耶路撒冷之间形成的本质上二元化和等级化的区隔相一致。这一区隔有好的一方面（我马上就会提及），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无论如何，它全然不同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教育传统，在它们那里，学习的终极目的更为根本的是由对神圣以及律法文本的诠释为导向的。于是，伊斯兰教文化在欧洲不断增长的显现体现为其对传统基督宗教教育体系的挑战。一方面，这对于支撑我们在人文知识方面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的出现也强烈地映衬出西方文化普通层面上圣经遗产的缺席。这绝不单纯是世俗化的结果。相反，这是典型的西方（不是东方的，至少在源头上）意义上的政教分离（laïcité）概念的文化。因为世俗人普遍地在某种程度上被排除在教会事务之外，世俗的政治和理性，经常被奠基于古典的遗产，这一遗产被视作是“适合于”它们的领域。

然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一种新的神学研究范式使得我们有机会反思上述的这

一模式。日益发展的趋势是，神学不再是作为人文科学的补充而被研究，而是日益将其作为人文主义的一个学科来进行研究。在这里，至少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神学与客观宗教研究相对立的问题被当作是某种枝节问题。在实践上，综合以上两者的系科已经出现，于是，大学生学习的课程也趋向于在两个面向之间摇摆，一方面，相对超然于宗教历史、信仰及其实践；另一方面则致力于在知性上深化信仰观点（不管是基督宗教的，或是其他宗教的，尽管基督宗教的通常占优势地位）。

比这种区别更为重要的是确定无疑的旨在综合神学和（多）宗教研究的新的“人文主义的”路径。借此我首先是指，如今神学经常被作为大学本科的学科攻读。其次，我所意指的是，在盎格鲁—撒克逊地区，那种以其假定哲学基础为起点的“系统”（神学）的研究已经很大程度上被更为折中主义的文本和历史研究所取代，这种折中主义的文本和历史研究还很重视文学和艺术的宗教著作。这一研究当然会建构起一种推理的路数，但是，那种遵循由清楚的、基本的、最明显的观点起步这样一种方法所构建起来的系统（神学）的清晰性却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如果这样一种模式曾经是，也许，一直是外在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心智的，我们依然能够主张，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现代的，此外，更新的模式趋向于对前现代的某些事物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进行重新加工，以一种更加分散化以及更加面向诠释的方法来做神学。

所以，在当前，神学主要是被男女大学生们作为人文学科的第一进阶来学习的，总体上来说，这些大学生既无接受神品圣事的圣召，甚至也不谋求教职。

说这一趋势意味着神学学科被世俗化远非恰当，而毋宁说它意味着这一学科的“凡人化”，甚至意味着青年人特有的某种流行的意愿，要实现一种总的来讲更具宗教虔诚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除了基督宗教文化，其中理性和政治由圣经所引导，一如承袭古典遗产。完成这种对遗存的雅典/耶路撒冷二元分化的超越，不需要放弃对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经典著作的考量，这种考量是基督宗教所特有的，而且在我看来，这种考量也与道成肉身教义所确立的“人本身”（*human as such*）相关。这样一种现象已经成为事实，那就是，当越来越多的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显现于世俗的文学文化上的时候，毫无疑问地，它们也就越来越多地（通常是不自觉地）展开了一场与基督宗教的交战。

然而，如果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能够从基督宗教学习相对独立的人文科学的价值（因为人本身总是潜在地具有某种宗教性）的话，那么，相反地，基督宗教则能够从另外两种一神教中学习一种更加圆融的文化的的重要性。尽管如此，在基督宗教的范畴里，这毕竟意味着一种超越传统的圣经文化，在传统上，圣经文化对犹

太教和伊斯兰教而言，只是其哲学和世俗文化遗产的思想来源而已。现在西方所需要的就是一种更加先进的基督宗教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正如本笃教宗所说，应该允许一种更加宏大的信仰与理性的综合。

这种综合总是基督宗教禀赋的一部分，因为当伊斯兰教稍后再次发现哲学理性的时候，它根本不能将此整合到占优势地位的，主要存留为一种信仰主义的传统之中，从而使得哲学被动地将自身视为只是那些具有较高洞察能力的少数人的事情。与此相反，基督宗教的教义概念（doctrina）对哲学反思与圣经言说的综合从一开始就十分显要。此外，通向旧约的部分真理的类型学路径也提供了一种模型，它十分容易地伸展到其他的文学和文化实践当中。这也就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普遍主义者在基督宗教中比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中除了更为复杂以外，还更加极端。因为，天主降生成人的终极启示，一个方面揭示了真理的踪迹可以在人类（humanum）中的任何地方发现。另一方面，它也揭示了人类只有共同承认这一点才能实现重新合一，那就是肯认耶稣这个人，作为一个具体的事件，超越了一切法律和规范而达到人之真理的完满回归。

由于所有上面的这些原因，正处于宗教重新回归公共领域的时代的人们要求一种新的皈依于基督宗教的人文科学（Christianised Literae Humaniores），这种人文科学既要在本科生的层面，又要在硕士研究生的层面展开，一如在诺丁汉大学神学与哲学中心（在硕士层面）所发展起来的那样。

这一学科的主要三个组成部分将是神学、哲学和文学，考虑到神学将包含圣经评批和教会历史，因此无可避免地要有整体的历史问题参与进来。文学必须作为第三个组成部分，因为神学和哲学都存在于诗或者叙事散文的呈现形式之中，而在浪漫主义回应启蒙运动时，这些都经常被证明是确定和发展正统教义最重要的惯用语。由于文本研究正确地在学术机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也因为文献趋向于在概念和想象之间寻求平衡，因此艺术表现的文学形式在这个重构的教学大纲中必须表现卓越，尽管这绝不意味着拒绝对音乐和视觉艺术进行神学和哲学的考察。

二

但是这个课程提纲，或者说“诺丁汉模式”的核心是神学和哲学。这里被有意使用的“和”是十分关键的。因为人们不再谈论“宗教哲学”（philosophy of religion）或者“哲学神学”（philosophical theology）。前者（宗教哲学）是德意志观念论者思想的遗存，趋向于显示超越于教义神学的哲学能够从一个声称是更加

有利的地位告诉我们关于宗教的最后真理，或者是对宗教提出批判性的解释。但是这却回避了这一层级上的实质问题，即对于一个创造的天主的祈求将转变一个人对整个自然秩序的理解，以及关于历史中启示的知识甚至能够校正我们的理解。

虽然如此，但是十分清楚的是，还是要大量地向观念论者的宗教哲学学习，尤其是当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概念在职业神学那里仅仅被当作予以肯定的教义的时候，观念论宗教哲学依然坚持它们的思辨性价值。此外，还要学习最近大陆哲学关于“捐献”（donation）基础性特征的现象学论著，及其对于圣经的现象学解读。然而，在所有这些例子中，都出现了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植根于某一特定神学传统的解释倾向在多大程度上被夹带进了据称是哲学的客观的观点之中。与神学的分界线难道不是已经被悄然越过了吗，果然如此的话，这种僭越不是应该被承认并进而从理论上被合法化吗？^①

至于说到“哲学神学”则完全是一个多余的选项：所有的基督宗教教义都被包含在一种广泛的反思之中，从而诉诸哲学反思的传统。相反地，神学的那些更加“哲学”的方向，例如推理天主的存在、所谓的恶的问题、关于天主的言说的神圣属性和本性问题等等，都是“教义”，与那些解释罪、恩典、救赎、道成肉身和三位一体等启示事件的教义一样。

如果不考虑这一点，如最近在理查德·斯文博尼、托马斯·V. 莫里斯以及其他人的著作里所表现的“分析的宗教哲学”那样，神学路径下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就错误地在本体论形式下被讨论，将天主简单地处理成“最高存在”，从而作为结果之一，那些预设的基督宗教的命题就被当成是关于一群想象中的人的信仰体系来讨论，没有什么价值。^②

在分析的路径里对这一倾向的批评来自于维特根斯坦对于宗教的处理，正好相反，维氏倾向于强调每一种宗教都有其话语体系的一致性及其标准的独特结构，并在其范畴内被视作真理。与流行的那些可怕的对宗教的分析路径相比，维氏的这一处理是非常有益和有价值的。然而，这一处理的问题在于，它实则是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康德主义（Linguistified Kantianism）和有限论哲学普遍问题的结果，它趋向于以宗教的语法规则，也包括宗教言谈（遗憾的是这部分总是模糊的），来划出思维所无

① 参见 Dominique Janicaud et al, *Phenomenology and the "Theological Turn": the French Debate*, trans. Bernard G. Prusak (New York: Fordham UP, 2000)。

② 参见 Richard Swinburne, *The Coherence of Theism* (Oxford: OUP, 1977); Thomas V. Morris, *The Logic of God Incarnate* (Ithaca NY: Cornell UP, 1986)。

法违背的正确推理的超越界限。这一体系隐瞒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没有来自交织于其他方面的对立面，任何界限都不可能清晰地划出，所以所有人的语言都必须应对这样一个难题，它源自于事物不可约减，同时也不可解透的本性，人们面对这样的事物，一个——正如从柏拉图到德里达的所有方法所显示的——真正缜密的语言学分析不仅没有解透它，反而使之成为更复杂的事物。^①

维特根斯坦的静止的洛克论观点（最终植根于其数学上可疑的数学有极限论）认为，一旦我们澄清了动词用法，形上学的难题就会消失，然而，由于运用相对贫乏的例证来进行某种通俗化的对照，随后他又使得（形上学问题）复数化和神秘化。而与此相反，在宗教中十分清楚的是，礼仪的实践不仅有面对意义的崇高一面，它还已经尝试去估量并克服那不可理解的——正是那些语言学以及文化学上不可避免的——可见与不可见，绝对与相对的关系问题——正如很多人类学分析，例如列维-斯特劳（Lévi-Strauss）的所显示的那样。由此，正如维特根斯坦及其追随者菲利普斯（D.Z Phillips）倾向于表明的那样，神学思考作为一种更深层面的思考得以保持，它毫无疑问存在于反思之前的宗教实践之中，也并非是对宗教语言游戏的多余的误解。对于维特根斯坦一个更有用的解读来自于费格斯·克尔（Fergus Kerr OP），他指出了维特根斯坦如何看到人的宗教植根于作为动物的人的特有模式，从而将其看作是“不可约减的”。^②

但是，通过与“宗教哲学”与“哲学的神学”两者的对照，诺丁汉模式的“神学和哲学”则是关涉到哲学整体的，而非是哲学在宗教或神学方面的运用。这是因为神学主张在与天主的关系中言说每一事物，不仅是指那些用来探究用于我们自身本体论阐释的神圣关系中的决定性的历史事件，而且还包括言说存在本身以及所有存在者的基本模式。而“哲学”首先被冠名给这样一种讨论，即关于存在以及事物何以能够存在的反思（依据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第二个方向——也就是方法，是（关于）哪些存在是可见的（现象学），是可知和可以被言说的（逻辑学和语法学），同时也是可以依据作为本体论和形上学的第一哲学的理解对其采取行动的（伦理学）。在这一方法中，神学总是与哲学相关，即使是使之理想化。

然而，这种与哲学的相关性在整体上并不意味着哲学正当地为神学建构提供基础。人们也可以说，后一种模式同时具有对于哲学的独立性以及对于神学的优越性。

哲学是基础性的以及自主的这样一种观点太缺乏历史性。在实践中，这通常意

① 参见 Conor Cunningham's decisive essay, "Language: Wittgenstein after Theology" in J. Milbank, C. Pickstock and G. Ward eds, *Radical Orthodoxy: a New The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9), pp. 64-90.

② Fergus Kerr, *Theology after Wittgenstei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意味着，基督宗教神学服从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通常也是流行的某一哲学。这里的问题在于，这些哲学往往根本不可能达到神学上的中立，例如在它们关于天主与存在关系的概念问题上，或者在其关于语言和人的理解的本性的概念问题上。

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实际存在的“哲学”，实际上，是不可能真正完全独立于宗教或者神学而存在的。人们甚至可以走得更远，主张一个纯然独立的哲学的观点两倍于某种模式的神学本身的历史性的发明。首先，正如皮埃尔·哈道特（Pierre Hadot）以及其他人所指出的，希腊哲学总是宗教实践的一种模式，从来就不是一种对“无所出观点”（view from nowhere）的一种“不计所得”（interest free）的探询。相反，可以看出的是，只有当犹太人、穆斯林以及后来的基督徒重新发现了希腊哲学的某些方面，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和某些新柏拉图主义的片段时，他们才将某种程度上是他们自身发明的所谓纯粹的“理性”探询投射到古代。这是因为，只有当古代哲学被当成是人的理性的工作，而非与其他异教的反思相关联的时候，它才具有某种合法性，尽管是某种存在问题的合法性。以这样一种方式，一种“纯粹的理性”才开始作为“信仰”观念的影子而获得存在。

在许多方面，这种对于古代思想的重新发现扰乱了基督宗教将哲学整合到基督宗教教义中去的古老方式。在希腊教父和奥斯定那里，基督宗教哲学（*philosophia Christiana*），“教义”和“神学”之间稍有区分。真理被视为一，而启示被作为对真理完整性的恢复，对于堕落的人类而言，这是可以理解的界限。当然，阿奎那，以及麦门尼德（Maimonides）、伊本·西那（Ibn-Sina）、伊本·鲁世德（Ibn-Rushd）等人，在哲学，及其做神学的方式与反思启示的神圣学问（*sacra doctrina*）之间做出了一个显然更加重大的区分。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显然清晰的区分仅仅看作是时间流逝而对此区分的一个更加清楚地呈现，那无疑就太天真了。因为这一新的区分回应了亚里士多德主义所带来的挑战，它（亚里士多德主义）似乎是一种只诉诸理性的哲学，而不如早先的柏拉图思想模式那么容易与信仰的结论融合起来。当然，这种环境经常会刺激各种“双重真理论”的增长，稍后，则有助于鼓舞一种新的神学——哲学反思模式，它通过极大地伸展逻辑可能性的空间，不仅敢于批评亚里士多德，而且敢于批评整个希腊哲学遗产：我此刻所想到的，当然是司各脱和唯名论者。然而，对于阿奎那而言，新的环境毋宁是激励他去显示，当其被正确地看待的时候，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是如何从根本上支持信仰的结论。

无论如何，只有阿奎那在这里获得了成功，因为他能够表明，基督宗教教义的意蕴比其迄今为止所显现的还要更加的“唯物主义”。物质的创造不仅是善的，其